

12 贖罪盛會

我在浪那旺與那彎巴魯好幾個禮拜，想找幾位嚮導，越過山嶺到沙撈越去，但受到各種原因的耽誤，一直沒有成行。爲了等候毛遂自薦的嚮導，我就先花兩個禮拜到馬哈康河上游水源地區，尋找沈香木與流向蘇奧歐佳的河流沙金。我不願再冒第三次險，經過卡延河上游的那些村落，因此決定搭傳教機從浪那旺騰空越過那些村落，直抵馬哈克巴魯，從馬哈克巴魯再走陸路，先到浪里布遜，再往西經過蘇奧德馬哈、蘇奧米都蘭及蘇奧那彎回返那彎巴魯。這趟旅行太棒了，因爲我親自目睹峇浩河發生的一件事。

整個叢林都瀰漫著傳聞：飛機回來了。紅白相間的單引擎傳教機轟隆之聲尙未傳到浪里布遜村上空的前幾天，村民早已手握彎彎的鐮刀，屈膝在地，像修指甲一樣，把一百五十公尺的長草跑道，修得只剩下平整的八公分高，他們把荒蕪雜草的空曠地修成一塊完美的市郊綠茵，簡直可以玩槌球遊戲與供水泥庭園的小精靈藏身，以此做爲贖罪。他們帶著虔誠的貨機信徒心情工作著，偶爾停下來也只是引頸向上，從叢林的空隙中，期望飛機早日抵降。熱浪直射地面，黃皮膚的基督徒與天主教徒的鼻尖淌汗如雨，我閉上雙眼，耳朵幾乎可以聽到數十把鐮刀刈草的聲音，整個空氣充滿燥熱、新鮮的草香。

兩個月前，傳教機起飛離去之時，一個小男孩向飛機扔了一個泥草炸彈球，這個泥草和成的球並未擊中飛機，差了一大段距離，但是駕駛員已看到小孩的擲扔姿勢，所以設在海岸地區的總部要給浪里布遜的村民一個基督徒的教訓，馬上取消了往村落的航空班機。我乘獨木舟抵達該村落的時候，村民已沒有食鹽、汽油與醫藥，並且八個禮拜沒有信件了。

浪里布遜到海岸地區的一趟脚程要花六個禮拜，村民也談到如果班機不再復飛，便要結隊去

採購貨物。過去的日子，村民自行預估環境狀況與需要的時間，會自行組織採購隊，往海岸地區購物，乘獨木舟回來；近年來，村民逐漸依賴航空弟兄傳教隊的恩賜。村民現在正在學習一個痛苦的教訓：能夠恩賜，也能收回恩賜。生活必需品沒有了，一些習慣有的奢侈品（糖、糖果、香煙、嬰兒食品、蘇打餅干）再也沒有了，村落倍受洋罪。漫長的懲戒是太過分一點，實在有違常理，這種問題應可在數小時內解決的，到底是那些白種人像對小孩一樣，對待肯雅族人？還是有許多說不出口的悶氣？這顯然是一種報復行爲。

我抵達不久，馬哈克巴魯的消息傳來，飛機兩天之內來到，正式原諒這個村落了，因此迎接貴賓的最後部署已屆完成。飛機終於在接近一個晌午時分降落，駕駛員尹昂攜妻（朱麗）扶小（妮妮）及老邁的七十歲雙親步出機艙。尹昂的雙親從德州的弗俄司來做客，小兒子麥克則留在琅界亞。

熱浪有如猛獸，全村村民都聚在綠茵跑道兩側，開始盛大的歡迎儀式。首先，竹與鼓配合土製的吉他，綜合成單調的樂隊，迎接貴賓；接著握手禮儀開始，在河與長屋間的空地，數百村民列著隊，所有貴賓要與每一個村民握手——不止握一次，要握許多次，因為排在隊頭的村民又回到隊尾排起隊來了。

白色皮膚的隊伍，在一小時後，至少握了一千多次的手，浩浩蕩蕩的湧入長屋。午餐已準備妥當，但並不是盛大的聚餐，只是貴賓享受盛餐，數百村民擠進長屋席地而坐，雙眼盯著西方貴賓，亞洲式的打發時間，比手畫腳的評論客人的一舉一動。這種呆看的吃飯方式與我所知道的部落待客之道，有極大的出入，我想，某些事件正在議論之中。

我也應邀吃這頓午餐，結果全餐中賓客與肯雅人連半句話都沒有交談。我知道，只要稍微出點力，大家便可放鬆起來，但是我不認為我應該插手這檔事，這是航空弟兄傳教隊與浪里布遜村民之間的事情。可憐的尹昂，輕率的管理決策的苦果由他來嚐。午餐後，我藉口離去，逕自午睡去也。

過了六個小時，我折回看看情形的發展。貴賓一家人坐在一道越聚越多的人牆前面，我知道尹昂夫婦會點印尼話，但是看起來顯然很少交談。晚上十點鐘，我又去看一看，尹昂的父親終於不支倒地，在地板上呼呼入睡了，他可憐的母親雖然想苦撐坐姿，但點頭連連，我不忍心目睹這個慘象，便道聲晚安，寬衣就寢了。後來有人告訴我，貴賓的招待節目是依循村民的作息，全村歌舞表演到次晨二點。對這場失敗的演出，航空弟兄教會總部應該負起責任，就是他們在幾個禮拜前，對草率事件做出的愚蠢決定。我憐憫尹昂全家人，但是我又怎能援救他們，使他們更自在一點？

以前在琅峴亞，我們拆修飛機引擎的時候，尹昂告訴我他的故事。他是越戰的美國海軍飛機駕駛員，在北越奉命出擊二百次任務後，撿回這條命的。他回到美國本土後，他才曉得越南戰爭對叢林部落造成的摧毀，於是他皈依救主，成為基督徒，參加了航空弟兄傳教隊。他在東加里曼丹的工作，我想，只想彌補所有扔下的炸彈。想想我們兩人的出身背景，居然會在婆羅洲中部相遇，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我們兩人對東南亞的戰事都有情緒上的不滿，尹昂是徵召入伍，我則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到我母親家之前的數星期，離開了美國。

盛大慶祝會到第二天下午才結束。這兩個信仰對立鮮明的教會（基督與天主），決定在黃泥滾

滾的蘇奧里布河賽長舟決勝負。村民刻意的戴上編工密緻的寬邊太陽帽，沿著河畔和諧的坐成一堆，或擠在河畔樹下的陰涼之處；貴賓則坐在舒適的原木椅上，得地勢之利。

兩艘漆得明亮的十八人長舟，漫不經心的順水漂向下游，沒有一點預警，突然兩舟的木槳伸入水中，長舟加速直衝，激動的嘶喊、歡叫、雀躍、水花四濺，當基督教隊險獲勝利之時，耳邊響起一陣木槳重拍船殼之聲。短時間的休息，長舟調過頭來比賽溯河，又是一陣猛力的划水，黃濁的河水帶起白色的浪花，兩艘長舟直往看不見的終點線死勁的破浪，選手充滿活力與傲氣。正當天主教隊快要領先之時，機靈的基督教隊同心一志的提早宣布勝利，獲得一片瘋狂的掌聲。長舟競賽是從外界學來的，是一種新遊戲，所以比賽規則尚未完備，大家的呼叫便是比賽開始，鼓掌聲再響表示結束，大家的贊同決定那方勝利。當然，雙方觀眾往往互不承認賽績。

賽船繼續著。天主教隊的選手巴比塔提出新建議，他說基督教隊雖然是比較快，然而最高至尊的教會，應屬於耐力最強的一隊。對方的代表也同意，決定選手互換長舟，結果，還是基督教隊獲勝，第三次的勝利後結束了這場年長者的競賽。我在這時必須指出，基督徒選手們有不舒服的感覺。

年紀較大的選手一下場，初生之犢的年輕人馬上接著上陣，他們的賽槳特別寬，不在意的擱在肩上。他們相互揶揄著，涉水登上長舟，向年輕小姐與上帝展示他們的能耐，他們缺乏優雅的風度，不過年輕力強正是他們的長處。在競賽中，基督教隊的一支木槳在一陣手臂相撞中失落了，隱沒在泡沫下，天主教隊正驚愕於取勝之際，慢著，天主教隊受騙了，基督教隊原備用另一支木槳，掉了木槳的年輕人又有獎划動舟身。比賽馬上又開始，天主教隊輸了。

觀眾顯然不願看到每次都是同一隊伍得分，河流兩岸的人影馬上都不見了，所有男人、女人、小孩都紛紛涉入水淺處，抓船的抓船，搶槳的搶槳，手脚並用，紛紛爲自己的教會爭取最高權威。下一個小時，比賽雖然未停，不過點點滴滴的，已近尾聲，最後，兩隊人馬混合編成各種隊伍再賽，這時，真正勝利者已無法分辨了。等到觀眾失去興趣，似乎沒有失敗者可言，大家的重要目標都達成了。

午後，每個人的臉上罩著陰影，村民極想飛機重飛。擲彈的小孩認罪了，尹昂正式接受泥草炸彈事件的道歉，也照准重飛，所以原飛機便馬上要回航。這架紅白相間的傳教機滿載野果、頸鍊、儀式刀、甘蔗、綁著的活雞，村民非常大方與慷慨，但是在飛機不能超載之下，留在跑道尚有一大堆食物與禮品。村民已很滿意了，傳教機已撤回報復行動，飛機會再回來。起飛後，傳教機掠過村落，抬起機身，消失在東方的叢林，飛機的隆隆聲逐漸遠去。這在我眼中看來，村民的罪雖然已獲得釋放，但是並沒有留下任何鹽、汽油、醫藥或郵件，那飛機是空艙而來的。